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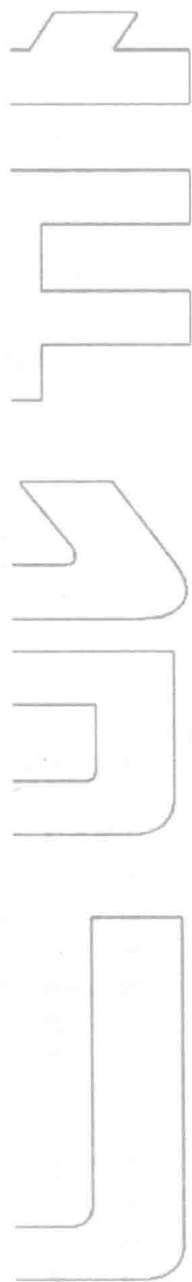
文学的光荣

总策划·杨东辉 策划·黄立敏 叶法清

总 主 编 · 范 明 孙 夜
本 册 主 编 · 徐 东 王 先 佑

小说卷下

羊 台 山 作 品 选



文学的光荣

总策划·杨东辉 策划·黄立敏 叶法清

总主编·范明孙夜
本册主编·徐东王先佑

小说卷下

羊
台
山
作
品
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光荣. 小说卷: 全 2 册/范明, 孙夜主编.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641-6810-0

I. ①文… II. ①范…②孙…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②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7231 号

文学的光荣 小说卷(下)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箱	press@seupress.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恒安达印刷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1 092 mm 1/16		
印 张	83.75		
字 数	1 0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6810-0		
定 价	268.00 元(共 5 册)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电话(传真):025-83791830。

目 录

岁月留痕，文学之旅 / 范 明

上 卷

海上世界	/ 吴 君	001
纸船	/ 卫 鸦	016
清水河边的裙豆	/ 叶 耳	028
湿地风流	/ 王十月	043
格列的天空	/ 徐 东	055
忍不住想哭	/ 童 全	062
陨石	/ 孙 夜	080
编外爱人	/ 刘静好	094
一个人的香山行	/ 马 季	115
麻花客	/ 石舒清	126
红尘	/ 曾楚桥	140
平安夜	/ 徐则臣	154
铁风筝	/ 毕 亮	170
北京的金山上	/ 张抗抗	180

爹的河卡	/凌春杰	200
巨象	/甫跃辉	213
我们能否相信爱情	/厚 圃	237
痒	/郑小驴	263

下卷

变鬼记	/陈再见	273
年饭	/丁 力	287
消夜	/弋 铎	297
内陆河	/肖江虹	311
你为何心虚	/斯继东	330
听盐生长的声音	/王威廉	345
沉睡	/郭海鸿	364
夫妻	/娜 彧	386
孤步岩的黄昏	/寒 郁	401
春天里	/刘凤阳	411
女工宿舍里的潘安	/余同友	426
言午	/方 方	441
洗车记	/李 樯	454
小说是生命的学问	/谢有顺	464
《羊台山》十年总目录		490

变鬼记

/陈再见

银剩说她就要变成一只鬼了。她说这话时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一起在一堵老墙下玩过家家。和我们一起玩的还是金枪和国雄。金枪和国雄凑一家子，我和银剩凑一家子——我总占这样的便宜，金枪和国雄也乐意把银剩让给我，在他们看来，我和银剩迟早是一家的，我和她早已经玩过拜堂了，拜了天地，拜了土地爷，然后入了洞房。——记忆中那些天有些冷，那么冷的天我们还坚持出来玩过家家，足见我们是几个意志力坚强的孩子，也颇让各自的父母操心。

我笑。我说，你见过鬼吗？你连鬼都没见过，你怎么变啊？

银剩那时也就是十岁左右的样子，她那样子当然没见过鬼，我那时都没见过，我都已经十三岁了，所以我也铁定她是没见过鬼的。我认为一个人只有长到一定的年纪了才可以见着鬼，并与之遭遇的鬼地位同等，平起平坐，甚至还能说上话，交上好朋友——甚至还不只是好朋友，最后还结婚了，入洞房，生孩子了。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有根据的：母亲爱听潮剧《李老三》，而李老三最后就是和鬼结婚的。这是其一。还有村里放电影——《倩女幽魂》，那人也是和鬼好。照那样看来，鬼一点都不可怕。母亲每

次听《李老三》都会为女鬼莫二娘打抱不平而泪流满面，尽管她是一个心肠很硬的妇人；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看电影，也感觉《倩女幽魂》里的鬼比人还好、还要好看。

我知道银剩为什么要告诉我她就要变成一只鬼，她是想博我的欢心，让我继续喜欢她。其实她多虑了，我一直是喜欢她的，就算她前不久在门楼睡觉，半夜被不牢固的门板在额头上砸出了一个窟窿，最后留下一个深褐色的疤，我都不曾有半点变心。现在想来，让我吃惊的是十三岁的我对待感情却已经是如此专一。只是我们之间有着一些误会。那天金枪跑来叫我，说过了年咱学校要来一个新老师，女的。我一下来劲了，因为之前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男的，且都是老的，脸上的皱纹比后山的树皮还要交错。走，去看看。金枪说。我说，啊，都来啦，还没开学呢！金枪说，来了，就今早上，不来我还费这么大的劲跑来唤你啊。我说，那好，唤国雄一起。好。金枪欢快地去领路。其实去学校的路哪用得着他领啊，这足以证明金枪当时比我还激动。

问题就出在去唤国雄的路上。国雄家在村西，去他家得穿过大半个湖村，唯一必经之路就是银剩她家的巷子。我和金枪彼此心照不宣，认为看女老师这样不太正经的事是不能唤上银剩一起的，所以路过她家门口时，大气都不敢多喘一声，脚步放轻了也放快了，和做贼没什么两样。过去时总算顺利，银剩没出现在门楼。可唤了国雄往回走了，银剩却像只鬼一样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去干吗啊？都不叫我。银剩说，脸上是那种受人冷落的委屈，可怜楚楚的。那时候湖村的男女之间还不敢明目张胆地黏糊在一起，能像银剩这样主动找我们茬的不多，足见她当时是多么的不要脸。我故作镇定，呼呼咧咧地，装作没事人一样。不料国雄却抢了先，说我们要去看新来的女老师。国雄这话一出口，我都恨不得朝他的猪脑袋上猛磕几下手指儿。我们溜烟跑掉时，银剩还站在原地傻傻地望着我们。

之后，我们和银剩几天没在一起玩，直到有一天晚上村里放电影，我们三人在放映机旁边碰到了银剩。我叫了她，并把一小段刚从一个我一直看不顺眼的小孩手中夺来的电影胶卷送给了她，说，《倩女幽魂》的，不信你对着灯照一下。银剩接过我送的礼物，真对着眼前的银幕照了起来。她笑了。银幕上放着的也是《倩女幽魂》，我们都看了十几遍了，下一幕该干什么都有了于心。

可以肯定，银剩想变成一只鬼一定是受了那晚《倩女幽魂》的影响。可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银剩还小，就算真有人要变成一只鬼，那也应该是学校新来的女老师，她叫黄唯唯。

黄唯唯长着一张大脸，那张大脸于我当时的审美标准来说明显过大，不过并不妨碍她的美。后来仔细一看，她的美都是用大来表现的，除了一张大脸，她还长了一大头乌黑的毛发，两只大胳膊，一个大屁股和两段大腿——当然了，按金枪的说法还长了两个大奶子。我这样来叙述当时的记忆并不说明当年的我要比金枪斯文，实际上恰恰相反，相反的意思是金枪从小就属于那种敢说不敢做的，所以在湖村自然落下了一个坏名声，而我比他稍聪明，比较会装逼，在老师啊大人们面前，我可以装得挺听话挺郁闷挺没有主见，一旦脱离了他们的视线，我就变了一个人，阴险毕现，简直就可以占山为王，恨不得拉一个民女当起压寨夫人。就这种小孩，挺恐怖的。——所以当时感觉，黄唯唯老师就像是一座大山，矗立在眼前那三尺讲台上，其气场足以让我们全班同学都噤若寒蝉，连在老师面前最喜欢张牙舞爪的金枪也得到了人生中难得的片刻宁静。

我当时的品位比较超前，我喜欢大女人，或者说是长大了的女人，所以对黄老师的喜欢也正是在那时开始像河的暗流一样，慢慢地涌动了。我的品位和金枪、国雄都产生了差异，在他们看来，黄老师一看还行，再看就晕了，简直没法看了。我说你们放

他妈的狗屁，她长得多好啊，看着就舒服，笑起来也好看。金枪和国雄别过头，暗暗发笑。这两小子平生第一次以这样的态度对我，足见当时立场的坚定。最后我们闹到了银剩那里，金枪和国雄想找银剩做个公平裁决。他们认为一个女人看一个女人，其丑美的判断应该接近公正。结果银剩却一言不发，拿眼瞪了我们半天，我们弄不清咋回事，催她快说，她终于脱口而出：就没见过这么丑的。金枪和国雄当时笑开了，朝我做胜利的手势。我不认输，我坚决认为银剩之所以那样说完全是出自嫉妒。

然而冤家路窄，银剩所嫉妒的黄老师当上了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就是说，银剩注定要和黄老师有瓜葛，因为银剩的语文成绩是全班最好的，这地位的捍卫比她以美貌充当全班之最还要牢固。才第一节课，黄老师就点了银剩的名，让她继续当语文课代表，当着我们的面又表扬了银剩几句，这样的表扬对银剩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她几乎是以古代美女一样的傲慢神情把黄老师视如无物的。

我、金枪和国雄都热衷于听“鬼古”，我们那儿管鬼故事叫“鬼古”。而整个湖村“鬼古”最多的、讲得最好的，无疑是我的二叔。我二叔是个很矮的男人，外人家的小孩都管我二叔叫老矮子。客观来说这个称谓很贴切，因为我二叔就年龄来说确实老了，脸上的皱纹又黑又韧，可是他整个身体看起来却是小巧的，穿的衣服也是大一点的孩子的衣服。说实在话我没办法从形象上喜欢上我的二叔，他太不像一个大男人了。但作为我二叔的侄子，我有义务和那些唤他老矮子的孩子干一架，这样的架干多了，就几乎成了一种习惯，仿佛人们不是唤我二叔，而是直接唤我了。所以有时候两帮孩子在野外对阵，对方骂我时不骂我父母的名，而是直接骂“老矮子”——这样一来，倒让我的父母得到了所有湖村父母都难得的待遇，从来没被孩子们挂在嘴上骂过。在打架的时候，我充当起我二叔的儿子，这成了我整个童年的分内事，谁

叫二叔没儿子呢！他不但没儿子，老婆也没有。也可以理解，那么矮小的人哪个女人会喜欢呢？就连我都不喜欢，每次因为二叔而跟别的孩子打完架后，抚摸着自已伤痕累累的身子，我都会陷入一种类似文艺青年的迷茫当中，深深地质疑我那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当然，只有在听二叔讲“鬼古”的时候，我才感觉一切都是充满意义的。吃了晚饭，二叔就来我家了，他自己舍不得点灯，也舍不得泡茶，几乎天天晚上跑我家喝茶，喝足了才回屋睡觉。喝茶这个过程他也感觉不好意思，他还得不时看我妈的眼色，有时还要看他哥的眼色。为了让自己不至于白喝，二叔就唤：大伟啊，过来过来，二叔讲个“鬼古”给你听听。我当然高兴啦，就等着他说这话呢，我说那你等等，我去叫金枪叫国雄来。二叔说，好吧去叫吧二叔等你们。二叔冲我的背影说这话时语气显得自然、自信。慢慢地，每到晚上，我就事先叫好金枪国雄到我家候着，候到二叔来了，再缠着他讲“鬼古”。二叔当然乐意，他终于可以不看他哥他嫂的眼色了，就看我的眼色就够了。他的“鬼古”真多，几乎每个晚上都能讲好几个，而且大多都是他亲眼看见的、亲自经历的。我信以为真。妈妈却愤愤地说，鬼啊，那都是你二叔编出来哄你们的，就知道来咱家喝茶，耗咱家灯油。

我觉得妈妈的话有些不近情理了。我说，妈你要是没见着鬼你就别嫉妒二叔见着鬼，你没见着鬼是你没本事，二叔见着鬼了而且见了那么多，所以说二叔的本事比你大多了。我妈当时脸就绿了，说你才见鬼了呢。我妈说错了。我也没见着鬼，所以感觉缺点什么，我对见着鬼的人充满天生的敬意，这也是全湖村都不喜欢我二叔而我却表现出对他的崇敬的缘由。当然，金枪和国雄作为我言听计从的小跟随，其想法应该和我保持一致。

其实现在想来，二叔当年所讲的“鬼古”大都大同小异，基本上算是一个套路，换汤不换药，情形就如当下的电视连续剧，

不是一个富足家族里兄弟姐妹之间为了争夺财产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最后好人一生平安，就是一对年轻男女你死我活地相爱，结果那女的却是那男的老爸当年风流之后留在世上的私生女。当时的我们却为其痴迷，像现在追着看韩剧的家庭主妇一样天天晚上追着二叔讲“鬼古”。有些夜晚，屋外阴风淫雨的，听了“鬼古”，金枪和国雄都不敢回家了，我们三人只好蜷缩在我的床板上过夜，有时窗外一声猫叫都把我们吓得浑身哆嗦。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总是挑起话题，当然我们那时都是学校里的烂泥，所谈的自然不可能是李大钊和闻一多之辈。我们谈女人，不过谈到最后，就剩下银剩和黄老师了。金枪认为银剩长大后一定比黄老师漂亮，他说大伟你有福了，老婆这么漂亮。金枪说银剩是我老婆时我一点都没觉得他是在揶揄我，坦然地接受着这一事实，我只是表达了我不一样的观点：银剩长大了可能比黄老师漂亮，但一定没黄老师大。什么大？是奶子吗？金枪这么说着还一边腾出双手在被子上面抓起两块棉坨。我们都笑了。金枪这么说黄老师我一点都不生气，反倒感觉挺刺激的。我转头问国雄，你认为呢？国雄说，我不知道。猪脑。我骂了一句，伸脚把他踢下了木板床。

果然不出我所料，银剩这个语文课代表一点都不配合黄唯唯老师的工作，这不但让黄老师苦恼，也让全校的老师纳闷，怎么之前好好的一个女孩子，突然变了样？谁也猜不透这其中的缘由，我倒是看透一切，置之事外坐山观虎斗。其实也没斗，银剩还没大到可以跟一个老师斗的时候，她只是冷淡，凡事都冷淡，黄老师叫我们把作文本交到银剩那里，我们真去交了，银剩冷冷地说，交我这干吗？放讲台上。黄老师一来，看一讲台撒满了凌乱的作文本，脸色就变了，问银剩怎么回事？银剩又冷冷回了一句：关我什么事？黄老师一下来气，说你是课代表，不关你事关谁事？银剩还是冷冷的：谁让你选我啦？——看，这整个场景看起来，我们都屏住了呼吸，银剩真她妈的牛，四两拨千斤，竟然都把黄

老师牛一样的身体给气得跳了起来，可她跳起来不是像牛一样扑向银剩，而是扭头奔出了教室，抹泪去找校长去了。我们哇的一声喊了起来。不过我心里想，银剩这丫头实在有点过分了，得找机会教训一下她。

按我的想法，我未来的老婆过分了，我就有义务批评她，让其改正或者收敛。

那天是个星期天，三月的天已经不怎么冷了，我们都穿得比较单薄，本来约好要到老墙下过家家的，后来感觉过家家没意思了，不如去野外走走，刚好国雄家的老牛新生了一只牛崽，交给了国雄去照顾。那天我们就一起陪着国雄出去放牛，说是放牛，其实只是幌子，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出去烧番薯。银剩很乐意跟我们去野外玩，但有时我们并不怎么喜欢带她，原因是她挺麻烦的，到野外见啥都一惊一乍的，表现得挺幼稚，而关键时刻——比如我们偷邻村的荷兰豆或者甘蔗——她又总是拖我们后腿。有一次我为了救她就差点被一个满脸胡须的邻村人逮住，每次想起都感觉后怕。所以银剩要跟我们同往，她必须得带一样东西，那就是火柴。到野外万事都用得着火柴，但我们男孩爸妈管得严，家里的火柴通常都是被锁在抽屉里的，怕我们哪一天心血来潮把别人家的屋给点着了；而银剩家情况比较好，她家就她最大，剩下的弟妹爬的爬，吃奶的吃奶，根本还不明白这个世界已经文明到有火这样一种能让人怦然心动的东西。银剩身上要带走一盒火柴，是很简单的事。

那天我们事先已经把工作落实好了，金枪负责偷挖番薯，国雄负责捡柴草和干牛粪块，我则负责挖土窑炉——别看我的工作简单，那可是一项技术活，烧番薯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土窑炉挖得好坏。当然了，银剩就负责提供火柴，如果还有的话就是负责吃。

我在一个坡地上煞有介事地挖土窑炉时，银剩没事干，就坐在我旁边。她没说话，我也故意不说话。这比较反常，通常我们

在一起时话挺多的。我是故意冷落银剩，我觉得她至少应该得到我这样的惩罚。

银剩说：大伟快看，这只蚂蚱好大哦，它的腿都可以烤来吃了，像黄老师的腿。

我看都没看她一眼，继续挖土窑炉。

银剩说：大伟，你今天挖的土窑炉比以前都好看，月湖来的泥匠师傅起的房子都没你挖的好看。

我一声不吭，继续挖土窑炉。

过了一大会，银剩又说：大伟，你说我真变成了一只鬼，你会怎么办？

我看了她一眼，说：你变不了鬼，就是真变成一只鬼了，也是一只恶鬼，不是《倩女幽魂》里那只好鬼。

我这话当真把银剩给打击了，一直到我挖好土窑炉，架好柴草干牛粪块，放好新鲜的番薯，她都不再说话，就看着我们忙碌。忙好一切，我们向她要火柴时，她还是一言不发，死活不肯拿出火柴。我来气，说银剩你怎么啦？当真鬼上身啦？你究竟带了火柴没有啊？看我气了，金枪和国雄都站在一边看热闹。我说银剩你要是不拿出火柴你信不信我们以后就不带你一起出来玩了？我又说银剩你信不信我揍你？还不把火柴拿出来，我知道你是带了的……

最后我把她给骂哭了，她掏出火柴，扔到我的面前，喊：我再也不和你玩了。转身哭哭啼啼走回了村里。

那次烧番薯一点气氛也没有，最后番薯也没烧熟，我们每人只是啃了一点黑皮，剩下的全都扔到湖塘里喂鱼了。回来时，我又把金枪和国雄骂了一顿。我得承认，那时的我脾气比现在大多了，现在老婆再怎么骂我都是笑吟吟地面对——当然我现在的老婆不是银剩。

我和银剩闹翻后，银剩就当真不和我们玩了。刚开始我以为

她是一时赌气，不和我们玩跟谁玩呢？她最后还是会跟我玩的。可是事情有了转折性的发展：黄老师再也忍受不了银剩的不配合，把她的语文课代表撤了。撤了语文课代表，银剩的语文成绩还是全班最好，这让黄老师很尴尬，恨不得银剩的成绩能像其他走向歧途的学生那样一落千丈，对我们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没了课代表，有些事总得有人做，那时的老师挺懒的，动不动就丢给课代表一本册子叫其把上面的题抄上黑板让同学们抄下来带回家去做。而我却鬼使神差地在黄老师面前表现得乖巧积极，黄老师一时激动，就把抄习题收作业的事交给了我——当然我不是课代表。不过这已经足够我牛逼的了。

按银剩当时对同学们的说法我当上了黄老师的狗腿子之后，银剩就公开的和另一伙人玩了。那一伙人我有必要说明一下：那一伙人也是班里的烂泥，也是三五个人，他们和我们这一伙就曾经因为我二叔干过几次架，一直是对立的两伙人，大多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银剩不跟我们玩我没什么，说我是黄老师的狗腿子我也没什么，但她公开跟他们那一伙人玩，就让我绝望了。我跟金枪国雄说过，银剩臭屁，谁不找却找他们玩去。绝交！金枪国雄口里应着，脸上却一片茫然。当时的情形对我们比较有利，因为我的勤快，颇得黄老师喜爱，因而我们几人在黄老师眼里虽然是烂泥却总归是听话的孩子；而他们那伙人就真的是烂泥了，还时不时给黄老师找事做——当然这都是银剩和他们玩以后发生的事，比如往黄老师的粉笔盒里放蚯蚓和水蛭，或者趁黄老师转身不注意朝她后面贴纸条……事虽然是他们做的，但我敢肯定主意一定是银剩出的。

四月的时候，我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二叔得了一场怪病，不久就死掉了。二叔病后就没再过来喝我家的茶，耗我家的灯油了，这让我爸我妈一度眉开眼笑。我也没敢往二叔的小屋跑，他的小屋又黑又矮，像是一个大一点的土窑炉。二叔初病，还会起

来做饭吃，病一重，就连床都爬不起来了。族里的汉旺老爷找我爸谈话，说你弟没病时自己能给自己刨碗饭吃，现在病了连床都起不来了，你这个做哥的虽然平时不怎么对付，这时候也得照顾一下啊，看样子他也是活不了多久的了，听拍桌神婆麻姨说他一辈子没娶是让外面的女鬼缠上了被招驸马了……听得我爸浑身起鸡皮疙瘩，怯怯地说，他自己身体好时耕了地多出来的粮都卖了钱喝酒吃肉，没给我一分半角，如今病了倒要我来承担了，这算什么理啊？这是……汉旺老爷说，你怎么说这般的鬼话？这打虎还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现在你弟不行了，难道要我来照看么？就算我真的照看了，你脸上挂得住脸色么？就不怕整个湖村人今后拿你当话说啊……

我爸嘴硬，只是为了发泄一点对二叔的气，其实就算汉旺老爷不来说，我爸最终还是会照看二叔的。照看二叔又不用我爸自己，他就直接让我来做了。我爸说想想你二叔给你讲了不少“鬼古”，如今你就报答一下啦。听爸这么说，我就意识到二叔将不久于人世，顿时心中有种很难受的感觉，心想二叔真可怜，会讲那么多“鬼古”临死了却没一个人照顾。我那其实不算照顾，我也不会照顾，就负责把我妈弄好的饭菜往二叔的小屋送，再往他的床头放就行了。我甚至不敢去看二叔的脸，他的脸已经瘦得不成人样了，就像一只猴子的脸，他的身体盖着被单，小得一只狗的身体都比他大。我看着总是感觉恐怖。再说二叔的木板床上吊着红蚊帐，那时不时轻微摇曳的蚊帐总让我联想到里面的二叔已经变成一只鬼了。在这之前我对鬼是充满向往的，真意识到它的存在时，向往就夹杂着害怕，每次进二叔的小屋就总是一惊一乍，既想看见什么，好作为自己见识的资源，又害怕真的看见了会被吓得屁滚尿流。为了让自己更坦然，我总是邀金枪国雄一起壮胆。他们两人不敢进屋，就守在门口。我骂他们胆小，他们小声跟我说：拍桌神婆麻姨说了你二叔是让女鬼招驸马了，那女鬼可厉害

了。我说不就是《李老三》和《倩女幽魂》里的女鬼吗？她们可是好鬼。他们说那可不一样，你二叔遇上的女鬼是个恶鬼要不怎么会要你二叔的命呢？我想也是，二叔可能真让恶鬼缠上了，他一辈子见了不少鬼，和鬼打过不少交道。据他跟我讲的，他有一年夏天去下坑田里守稻谷还跟老鬼睡在一起，半夜还一起坐起来抽烟呢……可到头来，跟鬼最熟悉的人却让鬼给要了命……

半个月后，二叔死了。二叔死后，连同他的被单和几件粗布衣服一起被埋进了后山。后来湖村人就开始广为流传二叔的死因了。据人们所说，二叔是个阴阳眼，老能见到鬼，一辈子就跟鬼有缘，几乎能和鬼打成一片，这也是他怎么就长了那么一个不人不鬼的身体并且从小到大跟人都合不来的原因。人们又说，那天黄昏我二叔拉着板车从面前埕口地往村走，拐过一道弯时，突然感觉身后的板车摇晃了一下，接着拉起来就显得沉了。凭多年来的直觉二叔意识到了什么，他不敢往回看，一股劲地往村里拉，拉到巷口的老井旁边，往常二叔是要停下来洗一洗板车顺便洗一洗身子的，可那天他什么也不洗了，直接就往自己的小屋拉去，突然迎面遇到一个小毛孩，小毛孩一脸惊奇，冲着我二叔喊：嘿，你板车上坐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阿姨哩。二叔也没理，直接就回了屋，接着就病了……按湖村懂点鬼神的人的说法，我二叔那天虽说是让红衣女鬼迷了心窍，可根据二叔对鬼的熟悉，他完全知道只要半途停下来，点根烟，冲着板车上的女鬼吹几口，那女鬼马上就会夺路而逃——据说鬼是怕香烟的——可二叔没那么做，还把女鬼拉回了家，这样一来他就有了故意的意思。我二叔是不是一辈子娶不到老婆，感觉活得真累，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跟他回家的女人——管她是人是鬼——就不想因此而错过了？

村里人对二叔的死因众说纷纭，简直都可以编成一出戏了，但大多数人是认同以上的说法的，包括我、我爸我妈。我记得二叔病的那会儿，有一次我送饭过去，二叔就曾指着红蚊帐外喃喃

自语：来，你先吃吧。我当时以为是叫我，后来得知，二叔应该是在叫红衣阿姨——他的红颜知己。时至今日，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认同二叔的死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死，而是和红衣阿姨过上了另一种生活。

二叔的死，曾一度让我们湖村蒙上一层阴云，稍晚一点收工回家的人们都脚步匆匆，怕被哪个女鬼跟上了。我倒不怎么害怕，对村子陷入这样的状态兴奋不已，我还曾邀了金枪国雄一起守在村前埕口地里等女鬼的出现，整个过程那真叫人惊心动魄。

不久，村里又闹鬼了。闹鬼的地方竟然是学校。我们村的学校是一栋老楼，老楼以前是村里的地主石靖的宅院，土改后老楼充当过公社食堂、炼钢厂、批斗场、村委会，最后才成了湖村小学，这期间一路走来，风风雨雨，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命死在老楼里了。没事时，人们没兴趣去想起那些陈年旧事，一旦有事了，相应的往事和缘由就浪潮一样铺盖在了每一个湖村老人的心上：是啊，想当年，石靖的二房老婆就是在楼上用一截粗布望高死的（我们那儿管上吊叫望高）……而黄唯唯老师所看见的鬼确实是个女的，看样子也确实是吊死鬼，煞白脸，还吐舌头。

村里一下沸腾了，茶余饭后谈的都是那个女吊死鬼。同学们上课也没了心思，眼神朝着老楼的每个角落瞅，希望能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我们这些烂泥更是表现出格外的兴奋，通常趁着大伙静悄悄的时候，突然猫在某个女生的背后一吼：鬼啊。那女生大叫一声，保证哭给我们看。我们以此为乐。校长和老师们却为此担忧不已，因为那时已经是学期末了，期末考试就要开始了，如果那样子下去，我们学校的期末考就考不出一个好成绩，到时就没办法跟邻村的学校比，到了镇上校长的脸上也就无光了。为了平息风波，校长开会说，同学们，你们是读书人，是祖国的花朵、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你们应该相信科学，不能搞迷信，这个世上是不可能有什么鬼的……校长说了很多，最后还拉出黄唯唯老师来澄